



寂護、蓮華戒與寶作寂

第四章 光顯的心靈

梶山雄一著
吳汝鈞譯

後期中觀的綜合哲學

三、二派（辯派）由蘇萊二派（蘇萊十派）
辯派。
辯派中，阿彌心學派，姑蘇善（亦派）由蘇萊二派
辯派一百一十二蘇派，蘇派是蘇派辯派。由蘇萊
四派（續完）

二、這樣，他超越乎唯有（具有形象的）心一點後，便更超
越了（在主觀客觀方面）都無顯現（的光輝的心靈）。這樣
，他沈潛於（連光輝的心靈的）顯現都沒有了的冥想中，便
見到大乘的真理了。（二五七）

他不用勉力地保護所達致的境地。這境地是靜寂的，它
通過（他的菩薩的）本願而被淨化。由於（連光輝的心靈都
）沒有顯現，故他能體會到（先前）視為最高智慧的東西（
即是光輝的心靈）的無本體性。（二五八）

若省去了括號內的文字來讀，則大體是『入楞伽經』所傳的
意思。不過，二五八頌後半，在本經、蓮華戒與寶作寂的本子間
，有歧出不一致處。而實際上，這部份的文字，自身亦可有多個
意思，故一時難以確定。

依蓮華戒的解釋，這三詩頌表示哲學的四個階段。（一）容

許外界對象的存在立場（有部與經量部）；（二）只認許具有
形象的心的立場（有形象唯識派）；（三）只建立不具有形象的
光輝的心靈（prakasamātra）的立場（無形象唯識派）；（四）
連光輝的心靈都否定掉的空的立場（中觀派）。順此，在稱為觀
察的冥想中，前節所述的寂護的哲學的梯級，亦被修習。所謂觀
察，其意即是，在直觀那實在的物與心，有形象的心，無形象的
心，空性這四種冥想的對象的同時，也批判低階級的對象，而昇
進至高階級者。在觀察中，批判的思索亦是包含於其中的。
這個觀察成功後，瑜伽行者即修習止心與觀察，如車之兩輪
，並行前進。由於止心不是無知，而是靜寂的知，故止心與觀察
並不對立，如黑暗與光明那樣；二者並行，統一而修習，是可能
的。

三、十地

瑜伽行者完成了止觀統一的修習後，即進入信解行地；這是

菩薩十地的預備階段。在這信解行地與最後的佛地之間，有菩薩的十地兼入，故要登至佛的境界，合計可有十二階段。這十二階段的名稱與特徵，可表示如下。

一、信解行地 瑜伽行者還未直觀到人無自我，法無本體；不過，他對這個真理已具有堅強的信心，繼續修習冥想。這階段亦可細分為四個階位：

煖位 具有一些光明，漸能證知一切都無本體。

頂位 光明漸次增長。

忍位 直觀「只有具有形象的心靈」的真理。

世第一法 肯定所直觀的，是光輝的心靈。

二、初地（歡喜地） 在世第一法之後，即入初地，明晰地體會到空性，而生大歡喜。這空性是出世間的，超越一切語言文字的虛構。這個階段又稱見道；在此中，人能斷除一百一十二種煩惱，這都是應被斷滅的。由於在這階段中，利他心增長，故慈善（布施）的波羅蜜多表現得明顯。

三、二地（離垢地） 由這第二地到第十地，稱為修道。應該被斷滅的十六種煩惱，通過修道漸次被斷除。在第二地中，在行為上不合乎道德的污垢，漸次被消除，戒律的波羅蜜多表現得明顯。

四、三地（發光地） 忍辱的波羅蜜多表現明顯，修行者達致多數的世間三昧。由於有超越的智慧的光輝生起，故稱發光地。

五、四地（焰慧地） 精進的波羅蜜多表現明顯，瑜伽行者修習有助於覺悟的東西（菩提分），由於燃起了不淨的薪火，故稱焰慧地。

六、五地（難勝地） 禪定的波羅蜜多表現明顯，瑜伽行者

更進一步修習菩提分。這是極難獲致的階段，故稱難勝地。

七、六地（現前地） 集中冥想緣起的真理，智慧的波羅蜜多表現明顯。瑜伽行者修習無相法門，證知一切都無徵狀。由於有佛陀的教誨呈現於前，故稱現前地。

八、七地（遠行地） 修行者獲致無相的智慧，但仍要努力，以護持這智慧。在這階段，方便的波羅蜜多增長。由於這階段是遠程而致，接近無勉力的境地，故稱遠行地。

九、八地（不動地） 不需努力，便能獲致一切德性。在這個階段，菩薩本願的波羅蜜多表現明顯。無相的智慧與無勉力的境界已經不再動搖了，故稱不動地。

十、九地（善慧地） 這個階段表現極為殊勝的智慧力量，所謂力量的波羅蜜多。修行者得到不被非難的資格，這是說教所需要的。

十一、十地（法雲地） 直觀智慧的波羅蜜多表現殊勝功能；修行者成就了化身術，那是要點化別人的必需法術。這個階段儼如天上的雲采，能降雨到大地，故稱法雲地。

十二、佛地 修身者獲致圓滿的智慧和完整的化身術，而成為佛陀。

第四章 光輝的心靈

一、實作寂的注釋

實作寂（Ratnākaraśānti）是在十世紀後半十一世紀初頭活躍的學者；他曾詳盡地注解過『八千頌般若經』，寫而成書。不過，他的哲學立場，却在他的『般若波羅蜜多論』中，較能表現出來。這書規模較小，有西藏譯現存。實作寂曾與有形象唯識派

的重鎮智勝友（智吉祥友 Jānaśimira）交相論爭。後者較他畧為年輕些，智勝友的著作，有梵本現存；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曾引述過實作寂的文字。

實作寂代表這個時期的無形象唯識派。他曾多次強調，中觀與唯識並不是相異的傳統，而是一個東西；因而他作出多方面的努力，希望這兩學派的理論能臻於一致。基於這一意義，我們可以說，比較起寂護與蓮華戒，他更有中觀瑜伽派的意味哩。另外，他寫『般若波羅蜜多論』的方法，是把哲學的梯級與瑜伽的梯級配列並行起來的那種。他又重視『入楞伽經』一〇·二五六—二五八的三詩頌，而視為自己思想的根據。從這些點看，我們又可以說，他承受了寂護蓮華戒他們很多的好處。

二、實作寂對唯識派的批判

當時的中觀派與唯識派，一方面互相讓步，企求總合化；但另一方面，在各自內部，亦分裂為多個派系。與實作寂爭持不下的，有唯識的兩個分派。其一以為，認識的形象是實在；另一則以為，從究極的意義言，即使是認識本身，亦如外界的對象那樣，不是實在。持前一種說法的，是有形象唯識派，其代表人物，即是勝智友。對於這種說法，實作寂有如下的討論。

世界所有的現象，不過是我們認識的表象而已；這表象由青與紅這些形象（*śikṣā*）與使之成為現象的照明（*Prakāśa*）二者所成。其中，形象由無始以來的錯誤印象所生，故不是實在，如夢中的知覺那樣。這形象倘若不倚靠作為認識的本質的照明作用，是不能單獨現起的；又，青的形象，作為一錯誤，可依紅的形象而被訂正。由於形象一般可為其他的形象所否定，又其自身不能獨立地顯現，故可以說，它是虛偽的東西。不過，認識的照明作用，却常是不變的，常是被自覺的，即使我們把目誤認為銀，仍有使這形象顯現的照明作用在；一瞬間後，即使形象被訂正為貝，照明的那一邊，仍然存在，不被訂正。因此，我們可以說形象不是實在，但却不能懷疑照明的實在性。

有形象論者表示，青的形象被照明而顯現出來，則形象與照明應是同一，同樣地是實在。倘若不是這樣，則青色被照明這一件事，便不能成立了。實作寂則表示，倘若不是這樣，則所有認識的形象都是正確的了，所有的人，常具有正確的認識，因而都得到解脫了。這樣，凡夫與聖者的區別，便不能成立。

先前我們已說過，有形象唯識派把形象與思惟區別開來。他們以為，思惟是虛構的；但形象却遠離思惟，它是實在，是認識的本質。實作寂則對形象與思惟同樣看待，以之俱為虛構；他以為，照明當體遠離形象與思惟，它才是認識的本質。印度佛教中這兩個立場對立起來，到最後仍不能消解。

在另一方面，唯識派自始便有這樣的理論，以為一切都是認識的表象，並無外界的對象存在；由於對象不存在，因而認識亦不存在。這是無形象唯識論的初期形態。對於這種理論，實作寂表示，認識的對象是客觀的契機；以認識的對象的不存在為理由而否定的，不過是認識的主觀的契機而已。但照明當體，却超越乎主觀與客觀的契機之上，它是認識的本質，故是實在哩。實作寂以為，我們說主觀、客觀的不存在，這否定並不是命題的否定，並不表示純然的欠缺狀態；而却是名詞的否定，涵有對另一實在的肯定之意。同此，他以為，所謂主客不存在，我們必須指涉到離主客的照明當體的存在性方面去。倘若不是如此的話，則聖者以真實的智慧，去直觀空性，與宛如闇黑狀態的無知，或知的欠缺，便變得無差別了。按這空性，正是形象的欠缺，無形象之意。

三、實作寂對中觀派的批判

這個時期的中觀派，依對唯識派的態度的不同，而分為兩派。繼承清辨的足跡的經量中觀派的系統，就一般的理解立場來說，承認外界的對象與內界的心靈這兩者的存在性。但就最高的真實言，則以為兩者皆不存在。對於這一分派的意見，實作寂表示，倘若作為最高的真實，心靈不是實在的話，則所謂覺悟便不能

成立了。因覺悟不外是智慧，亦即是心靈上的事而已。即使說那樣的智慧亦是錯誤的想像的東西，但這樣的否定，其自身仍不外是智慧，何以能以智慧來否定智慧呢？

寂護等的中觀瑜伽派，就一般的理解立場，則否定外界的存在，只肯定心靈的存在。在以一般見解的立場來支持唯識的立場方面，這學派是不同於經量中觀派的。不過，論到最高的真實，當牽涉到連這心靈的實在性都否定掉時，它與後者則沒有那種程度的差異。對於這樣的立場，寶作寂引用『中邊分別論』的說法，把一般的理解與最高的真實，各各分類為三種。並且表示，最高真實可以是空性，這是真實智慧的對象；亦可以是涅槃，這是真實智慧的結果；亦可以是真實智慧的當體。例如，他以為，即使認識的形象是虛偽，我們却不能把照明當體視為不存在。這照明當體，實是知的本質，是最高真實哩。

這樣，寶作寂把心靈的本質視為照明當體，在此中，他見到中觀與唯識共通的真理。可以說，他再度回歸至『般若經』的清潔光輝的心靈，而要統一佛教哲學哩。

四、瑜伽的梯級

寶作寂所說的瑜伽的梯級，與蓮華戒所說的大致上相同，但在一重要點上不同。上面我們述過他的理論，可以看到，在他看來，照明當體遠離形象，它是心靈，是最高階段。除此以外，寶作寂並未有設定超越過它的階段。瑜伽行者經過學習（聞）與批判（思）之後，最後集中在冥想（修）方面。他把這冥想分為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一分為止心、觀察，與兩者的統一（止、觀、雙運），這與蓮華戒的場合，是相同的。在止心階段，修行者直觀冥想的對象，而不用理性推究；但在觀察階級，則用理性推究。（以下我們依次看這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阿毗達磨哲學的十八種範疇為對象，而進行冥想。這稱為「以盡其所有為對象的階段」。瑜伽行者棄置思惟，把心專注於這對象中，而保持靜寂。這點作了，而止心完成時，

他即以思惟來研究十八種真理，確信這是沒有錯誤的真理，而達成觀察，再次，他要成功地使止心與觀察這兩種瑜伽並行起來，達成兩者的統一。

在第二階段，他以諸法的原有的真相，作為冥想的對象。他能觀察到外界的存在並不外於心靈，它們不外是認識的表象而已。這正是唯識的真理。他即以此為對象，而修習止心、觀察，及兩者的統一。這階段稱為「以作為如實的真理的唯心為對象的階段」。

在第三階段，瑜伽行者這樣理解到，作為心的顯現的那些形象，只是錯誤的表象，它們不是心靈的本質。在這個階段，瑜伽行者以無形象唯識論的真理——心靈的本質是離主客離形象的照明當體——為對象，以寶作寂的中觀瑜伽派的真理為對象，而不斷修習心止、觀察與兩者的統一。這階段稱為「以真如為對象的階段」。

第四階段正是第三階段完成。在第三階段中，真如仍作為冥想的對象而被設定，而與思惟夾雜在一起。在第四階段中則不再以真如為對象，修行者成為真如自身，得到超越乎思惟的智慧（無分別智）。這階段稱為「無顯現的階段」，但却不是以無顯現為對象的階段。

瑜伽行者完成這些階段後，即位於信解行地，接着便修習菩薩十地，最後昇至佛位。這個過程，與蓮華戒的場合，並無異致。不過，這瑜伽四階段的內容，與寂護蓮華戒的場合的都不同。而寶作寂對於『楞伽經』的二五六——二五八三詩頌的了解，在讀法與解釋方面，與上面二人的都不同。這兩點是有關係的。根指寶作寂的理解，這三詩頌的意思，可表示如下：

瑜伽行者悟到了唯有心一點，便不以外界的對象是存在。他沉潛於冥想中，以真如為對象；這樣，他亦超越了唯有的觀點了。（二五六）

瑜伽行者這樣地超越了唯有的觀點，便亦超越（以）沒有（形象的）顯現（的照明當體為對象）的觀點。這樣，

他沉潛於無顯現中，見到大乘的真理。（二五七）

這種境地，不是可以勉力而致的；修行者寂靜地以本願來淨化自己。這是遠離本體的最高的智慧。他所見到的大乘真理，便是這樣的。（二五八）

強調無顯現，以之超越照明當體，這即是超越照明當體的對象性，而與之成爲一體。這並不表示在照明當體之外，更有空的立場，比它更爲究竟。這却是說，與照明當體成爲一體的立場，是唯識真理的實在，是中觀真理的空之智慧。

五、結語

空性、無相，表面上是否定的形式；『般若經』的聖者和龍樹，到底是以這些否定的形式來把握最高的真實呢，抑是視這最高的真實爲比較積極的存在來把握呢？

中觀學派發展到後期，寂護視最高的真實爲絕對的空而表現出來；這絕對的空，超越乎心的形象與照明之上。另一方面，寶作寂強調，作爲最高真實的空，與純然是無知是不同的；他視空爲知的本質，是「光輝的心靈」。印度佛教發展到最後階段；對於如何表現最高真實一問題，有兩種說法，其一採消極的，另一則採積極的；這兩種說法始終對立着。

很清楚的是，中觀的空，不是對應於有的「無」，對應於知的「無知」。就這點着眼，『般若經』強調「清潔光輝的心靈」，寶作寂提出「光輝的心靈」。另一方面，龍樹與寂護則強調，這空是超越乎人的語言與思惟之外的，這語言與思惟，即是一般地說的表現。他們即在這種了解說空，說無顯現。

表現是不同的；不過，最高的真實，是人在瑜伽中所獲的究極的境地，這點則無不同。這最高的真實，作爲直觀當體，超越乎有無的表現之上；它只在反省的立場下，被稱爲「空」，被稱爲「光輝的心靈」而已。這實在是語言的差異，而不是事實的差異。

（完）

（上接第34頁 領劍）

安的說：「給爹爹餓肚子看着我們吃，真不是味道，改天，我要請爹爹到觀音素食館去吃一頓。」

端上整隻有名的廣東燒鴨那道菜，頭是頭，腳是腳，擺在碟子裏，慕迦喟然對他媽媽嘆息：「這隻鴨子真可憐，就要給我們吃下肚子裏去了。」

他又說到：「在授劍儀式之前，請各宗教代表爲畢業軍官作一番宗教儀式祝福，看到有佛教法師爲我們念心經祝福，感到份外親切！」

是的，三寶光明，永遠是照在學佛信徒身上。前幾日，慕迦到美輪酒店，參加他們新任軍官聯歡會，在七百多個幸運號碼中，抽到一份頭獎，那是一架完全自動化的洗衣機，正好彌補我們因擬移居而把原有的洗衣機廉價賣掉。

「你看，軍部來信又勸我簽長約！」慕迦看過來信，隨手交信給他媽媽。

「以前幾次勸你簽約，你都不要，爲什麼又有信來呢？」若梅接過信尚未過目，急着問兒子。

「信上說，因爲我是拿到劍的軍官，簽長約有更好的獎勵辦法，要我接受政府獎學金，供我讀完大學，除負責我全部學費、雜費外，每年還加多幾百元買書費；同時在讀書幾年期間，每月照樣可領軍官薪金近千元，只要保持現有的優異成績，一路還可以擢昇，讀書出來再入軍營，那時做得更大了。」

「有這樣好的待遇，何不考慮一下。」我這個做老子的都有點心動了。

「不要，我不想以軍人爲職業。」

「原來拿到劍這樣好的！」若梅喜在心頭。

「我們現在是有了倚天劍，又有了屠龍刀，」我笑對若梅說：「妳看，廳子上掛着慕迦領回來這把長劍，加上從軍部買回來的一把 Buck Knife 短刀，配上『倚天屠龍記』作者金庸先生親筆贈寫的心經，正好滿足我們正在追睇重播的電視長劇倚天屠龍記。」

十一月十一日於獅子城